人生感悟

解套

蒋 平

三伯父是上一辈中公认的过得最完美的人，虽然他没当过大官、发过大财，甚至还有过一次不幸的情感经历，但这一切都没影响他的幸福生活。那一天，我到他家做客，向他讨教人生的秘诀，得到的答案只是两个字：解套。

“股市没兴起之前，我还没想到这个词。”三伯父有些感触地说，“我这一辈子，最感欣慰的事情，就是没被各种人情世故套牢。”我问：“您所说的人情世故，都是指什么呢？”“什么都可以包括。比如做官，年轻的时候，不是没想过。但融进那个圈子后，我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所以就选择中途退出了。”“您所说的不是那块料，是指什么呢？如果您当了官，就意味着拥有一般人想不到的荣华富贵，既然有这个条件，干吗要中途退出呢？”“荣华富贵并非只有当官才能获得，关键是，那不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使当了官，生活也会过得不如意。所以，我及时从仕途这根绳索中解了套。”

“再来说发财。退出官场之后，我选择了下海。那几年，也赚过一些钱，股市刚兴起的时候，还炒过两年股，在当时的城市，可以算得上最早的富翁了。”“然后您就知足而退，安享清福了？”“是的，当我发现手头的资产足够生活支配之后，就适时退出。离开股市的第二年，遭遇了持续五年的熊市。我想，这就是自己知足常乐的幸运啊。”“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您坚持炒长线，说不定到现在，已是亿万富翁了。”“这个是不错，但那得要等多少年？还要误我多少时光啊？人生经不起等待，何况，赚钱更不能成为生活的唯一。所以，我及时从金钱这根绳索中解了套。”

“爱情也是一个方面。”回忆起情感往事，三伯父有些伤感，“还是在念大学，我爱上了一位女老师。我简直没有办法解脱，老师呢，态度一直不明朗。我拖不起啊，何况，我又没办法留在那个城市，最后只好挥泪斩情丝。”“这就是您所说的没被情感套牢？”“是啊，情感这根绳索，最难解脱。十年以后，我成了家，有了孩子。女老师呢，离了婚，反过来找我，我们又经历了一段差点失去理智的考验。情丝的最可怕之处，就是剪不断、理还乱啊。”

“后来呢，您又是如何摆脱的？”我问。“还是那两个字：解套。在任何时候，我都很清醒，明白自己的处境以及对未来结果的预见。在后来的相处中，我慢慢发现了女老师种种鲜为人知的缺点，再慢慢想到了妻子种种鲜为人知的优点，明白了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爱情，我最终选择了家庭之爱，为自己的情感绳索解套。”

三伯父给我传授了一个解套人生的六字秘诀，那就是：“不跟、不贪、不痴。”做到了这三点，迎接自己的，必将是坦荡光明的人生大道。

心灵驿站

最好的岁月

殷 卫

算起来，当教师已几年有余，其间的酸甜苦辣也只有自己最明了。

记得去年夏天，正值酷暑，可市里举办了一次初三教师课程辅导，马上要带毕业班了，必须去听一听。赶上发烧，要倒一次车，还要走一大段路，上午勉强听完，回到家，几乎没力气说话。两点多钟，太阳当头，心里劝自己：“别去了。”可咬咬牙，还是走了。一路上，难受之极，不由悄悄落泪。可痛苦过后，我才明白，如果不去，会内疚自责，因为我的身后是一双双信任与期待的眼睛。

还记得有一次，和一个学生生气，差点失控，一人躲进办公室掉泪，不知怎么被他们知道了，第二天，便收到学生写来的小纸条：“老师，虽然我们很淘气，可我们每个人都是爱您的。”一瞬间，一切的不快都化成了烟云。当然，也有苦，也有委屈。孩子们的心灵是最透明的，是非曲直以其最直接的方式折射出来。有一次，批改学生的周记，一个学生写道：“为什么班里有迟到的现象，是因为老师晚来了，为什么这种现象消失了，是因为老师准时到了。”尽管措辞委婉极了，可我记得当时自己真有一种冲动，想亲口告诉我的学生，老师的家有多远，最终，忍下了，忍下了那一份自私。

当一群孩子在教师节的那天，送给我他们自制的节日礼物，当他们得到嘉奖后不忘记向我道声真诚的“感谢”，当他们把心中最深的、只愿让我一个人知道的隐痛与忧郁写成信交到我的手里，当已参加了工作的学生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一份小小的礼物，送我一份美好的祝福……这所有所有的时刻都让我感到了人世间最大的欣慰与快乐，这一生，我都会为这爱与信任奋斗下去。

我仿佛明白了，为什么每当看到校园里青色的石子路上走来几个结伴而行的少年，每当听到校园里回荡深沉的钟声都会被深深打动。为什么一群十几岁的中学生看年轻稚气的脸庞听课的情景竟使我深深感动。为什么飘扬的旗、蓝蓝的天与绿绿的操场会成为我心中最美的图画。原来，我是如此地爱着校园，永远都有一种渴望，为生活在这殿堂里的孩子们做些事、尽些力。

当送走一个个忙碌的白天，独坐窗前，心情很清澈也很幸福，因为我明白，我正拥有着生命里最好的岁月。

世相百态

老总的电脑

白 酒

听人说城里遍地是黄金，大学毕业后，我便来郑州打工了。

到了郑州，买一份当地的报纸，看到上面有一个招聘启事，一家大型电脑公司招聘高级管理人员，要求很高，薪水也高，月薪2000元。于是，我壮着胆子找上了门。

结果是300人应聘，经过层层筛选，最后只剩下五个人，我一连闯几关，一路顺风，庆幸没有被淘汰。

最后一关是老总出题。老总说：“公司这次招聘的是管理人才，具体工作是对公司的管理情况作出客观评价，确保公司决策的正确性。现在我给你们每人一台电脑，希望你们用它对公司的发展做一次整体策划，三天后将软件交上来，我将择优录用，确定聘用的人员。”

我捧着电脑回到耿河村的出租屋，方便面充饥，夜里当白天。谁知我倒霉透了，我领的这台电脑，竟然出了故障，随你怎么摆弄，指令就是无法输进去。我打电话找老总，老总不在，找别人，别人不管。我突然明白了：这台电脑被人做了手脚，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开后门，录用自己的亲朋好友。我死了心，心灰意冷地睡了三天三夜。

到了第四天，五名应聘的人按时到了公司。只见四个人都喜气洋洋，交上了他们设计的软件，只有我哭丧着脸，灰溜溜地站在一边。

老总将软件推进老板桌上的电脑，看着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内容，不停地点头，连声称好。看完四盘软件，老总走到我面前。我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我……我的方案没完成，电脑出故障了……”

老总笑了，说：“笑话！我们公司的电脑是世界一流的、最先进的，怎么可能出故障呢？你问其他先生，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四人你看我，我看你，全都摇头。

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不改口：“总……总经理，我那台电脑确实无法使用。”

老总冲我嘿嘿一笑，转身回到老板桌后，说：“对不起，耽误大家宝贵时间了，你们可以回去，三天内等候通知。”

奇怪的是，剩下的五个人，最后唯有我被公司录用了。

如今，我在这家电脑公司工作两年多了，待遇丰厚。昨天，有机会同老总吃饭，说起我应聘成功的原因，老总笑了，说：“那五台电脑我都做过处理，是没法使用的。这就是说，他们四人的软件，都是借别人电脑完成的。他们连这么一句实话都不敢说，以后怎么能监督公司的工作呢？更谈不上管理公司工作了。”

一时间，我幡然醒悟。

图/豌 豆

万家灯火

家有“酒”妻

陈 伟

一般人家都是男人海量能喝酒，我们家则正好相反：我滴酒不沾，妻子则是有名的“酒罐子”。

谈恋爱那阵，有次两人轧马路轧累了，肚子也饿了，就到路旁一家餐馆就餐。俗话说：烟酒是男人成熟的标志。为了显示自己是个爷们，我斗胆向老板要了二两白酒。妻子眼一白不高兴了：“啥意思？厚此薄彼吗？”说罢回头冲老板要了一小瓶半斤装的“二锅头”，拧开盖子“哗哗哗”往杯子里一倒，“当”地冲我的杯子碰了一下，“咕咕咚咚”仰头喝干了。我一下子傻眼了。这真是羊进竹林别着角，本来想显摆一下的我，没想到自个把自个逼上绝境了。没办法，只好捏着鼻子灌吧。结果那晚上我醉得是一塌糊涂，连怎么回去的都不知道。

结婚那天，我的那帮铁哥们想出我的洋相。妻子当仁不让地就站出来了，接过我面前的酒一一替我喝了。这时候我的一个特别能喝的朋友就站起来了，说：“嫂子，我们这么一群爷们儿给你一个女人喝，有点太欺负你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有我代表大家伙儿：你喝一个，我喝四个，怎么样？”“好好好！”不待他把话说完，下面就起劲鼓起掌来了。结果我的那位朋友最后是被人横着给抬回家的。

妻子的单位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平时迎来送往的这一块的活挺多。老板听说公司出了这么一个“能人”，赶紧把整天埋在数字堆里忙预算的妻子给“挖”出来了，帮他搞公关，工资也上调一级。

看着每天醉醺醺深夜而归的妻子，不知怎么我的心里突然开始不安起来：酒是啥东西？酒能乱性啊！一想到妻子整日被那群喝了酒的男人众星捧月般乱糟糟的场面，我的心里就说不清啥滋味。终于有一天，当妻子再一次深夜而归时，我忍不住醋意大发起来，让她不要干了，她不理解似的瞪圆眼睛问我：“为什么？干得好好的咋突然不干了呢？再说，这活多轻，不用费脑筋，轻轻松松就把这钱给赚到手了。别人想干还干不了呢！”我大吼：“轻松挣钱的活多了！酒吧、夜总会的小姐活轻松、钱也好挣，你也去干啊？”我话还没说完，“咣”的脸上就挨妻子一巴掌。也是这一巴掌及时把我给打醒了——我这是说的啥话啊？我赶紧一连声地对她说：“对不起，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是爱你爱得太深的缘故……”

我在单位是个副科，都干六七年了，一直是头发捆豆腐——提不起来。最近刚好有了机会，科长高升了，需要新提一个。可是局里给我一样资历的副科一抓一大把，究竟轮不轮得上我，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我听说局长爱喝酒、能喝酒，晚上就和妻子一块特意提两瓶茅台敲他家的门来了。局长一看见我们就“哈哈”大笑起来，说：“来得正好，我正愁找不着人陪我喝酒呢，快坐快坐！”局长又一指我妻子说，“听说你挺能喝酒的。怎么样，今儿个你只要把桌上这瓶酒喝干了，你丈夫的事就算板上钉钉了。”

“此话当真？”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妻子也不说话了，抓住桌上的酒仰脖子就喝。

科长这个位子终于被妻子用酒给抢过来了。

我兴高采烈地赶紧去商场买了一瓶好酒，决定要好好犒劳犒劳她。

没想到她手一摆说：“不喝了，戒酒了，你收起来吧。”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又咋了？”她说：“不咋，你不是早想要个孩子吗？”我听了一下子激动地把她抱在怀里，许诺说：“不过请你放心，等你把孩子生下来后，我就天天供你酒喝，再也不会阻拦你了。”

生活空间

拍客也疯狂

李小芬

准确说，我是犯了红眼病。自文友小刘拍了几张照片，在都市报《城市拍客》栏目发表后，我就动了心。“小刘也没学过摄影，不过是出门时，一路走一路拍。知道吗，刊登一张照片50元呢，比写文章来钱。”我信心十足地对老公宣布我的赚钱新举措。

于是，每天装了相机，出门就东张西望。那天，看到一随地吐痰的男子，我连忙举起相机，准备拍他的“光辉形象”。没想他警惕性非常高，立刻对我怒目而视：“别拍，欠打！”我没理他，邪不压正，我才不信他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暴打我。没想，他冲了过来，抢我的相机。唉！相机也有生命安全呢。我只好妥协：“别抢，我删除。”

经历这次历险后，老公坚决不让我当拍客：“我可不想让你受伤。我还指望着和你白头到老呢。”老公的爱意我不好违抗，只好收了当拍客的念头。但那天我去房产局办事，看到二楼大厅人山人海，都在排队交契税。哎呀！没带相机来。你看这6个纵队，蜿蜒几十米，证明房市火爆的绝好素材啊！我懊悔地对同事大表遗憾。

“都怪你，害我丢了50元。可以买好几只鸡翅膀呢。”一回到家，我就埋怨老公。老公弄清楚真相后，忍不住大笑：“我给你发50元行不行？”我立刻摇头：“不行！我要靠智慧挣钱。干一行爱一行。我的2007新行动指南。”

那以后，我理直气壮地从事拍客生活了。晚上背上相机，温柔地喊老公：“亲爱的，散步吧。锻炼身体。”结果呢，我东张西望捕捉细节，老公在一旁顾虑重重：“哎，别拍了。人家卖瓜人多辛苦啊！好不容易得空睡一会，你还拿人家赚钱。”我得意地笑：“我这不是关注弱势群体吗。要不，你陪我蹲一会，看城管来不来。”老公一声大叫：“天！这样当拍客？傻等素材？”“天上又不掉馅饼，不费力气哪能成功？”我振振有词。

其实，我心里挺急的，怎么就没有小刘感觉好呢？他随便一拍就能发表。而我在大街上转了几天了，从没得到过编辑的青睐。不行！我得自己制造素材。“来，亲爱的，帮我一下。你去车厢拿一个瓜，假装是偷。我给你拍下来，题目就叫‘顺手牵羊’。哈！卖瓜人的辛苦，路人的贪心，鲜明对比，一定能发表。”我开心地跳起来。

“晕！亏你想得出。别害我，一世英名可不能毁在你手下。”老公飞速地逃离了“作案现场”。

于得水先用一支烈士遗弃的冲锋枪和一副子弹袋将自己武装起来，之后便独自一人向高地上方攀登。于得水是河南南阳人，憨厚朴直，却并不傻，高地顶端的战斗目前集中在北坡的中部和西部展开，他便很精明的为自己选择了从高地东北侧悄悄摸上去的路线。最终竟发觉自己从最东端摸进了敌人的第三道堑壕！

一个靠他最近的敌人已经听到他的脚步声，警觉地回过头来，一眼望见他，立即发出了一声可怕的、不似人腔的叫喊，丢下枪一跳而起，没命地向西跑去！

于是他开了枪。敌人的阵地也就在这来自背后的猝然一击中崩溃了！

然而第一个看见于得水的敌人为什么会立即吓得掉了魂一样，拔腿就跑，还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叫喊——正是它引发了敌阵地的崩溃——关键便是于得水背上的那口行军锅：它是连长程明在黑风涧出发时让他背上的，以后他一直没敢把它扔掉（“那是战备物资，像步兵手中的枪一样重要”，班长对他说过）。非常接近真实的一种可能是：那个敌人早被山下的攻击吓得惊恐万状，极度的紧张让他一刹那间把那口行军锅和于得水手中的冲锋枪看成一具能把人活活烧死的喷火器了，这样他才发出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

于得水只身闯进敌阵地的他就没有遇到认真的抵抗。最后十几个敌人哪怕在上官峰扼守的交通壕口接二连三地遭到杀伤，也没想到回头向东找一条下山的路。

而在第三道堑壕西端通山下的交通壕里，上官峰却受到了要疯狂逃下山去的敌人的沉重压力。他刚刚一口气打光一梭子弹，就见又一批敌人冲过来！换弹夹已来不及了，上官峰脑瓜一热，眼睁睁地看着敌人进了交通壕，一个声音在心里叫起来：完了！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他身前的壕底，两支冲锋枪同时打响了！涌进交通壕的敌人相继倒下，后面的敌人转身跑回堑壕里去！是赵光明和赵光亮，刚才他已经把他们忘了！

“打得好！”他嘶哑地喊叫起来，泪水再一次突然地打湿了双眼！

十四

但是，无论是上官峰先前的英勇阻击，还是赵光明和赵光亮这一刻里被逼迫出来的无畏，都只起到了下面的作用：随着涌进交通壕的敌人一个个被击毙，后面的为数不多的敌人似乎突然明白过来了：此路不通！他们相互大声喊着什么，从堑壕里向后跃到主峰下的平台上，伴着“哗啦啦”一阵草响，竟神秘地消逝了！上官峰很快在四面断崖的主峰腰部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哇哇”的叫喊。不大一会儿，一挺重机枪和三四支冲锋枪已从主峰顶端竖直向下吼叫起来！

“咚咚咚咚——”

“哒哒哒哒哒——”

自这股敌人爬上主峰，由于得水出现在敌阵地上引起的战斗局势的戏剧性变化就结束了！主峰下为数已不多的进攻者慌乱地向下退去，上官峰也被骤起的恐惧感驱使着，一口气退到了第一道堑壕里！

转眼之间，九连三排对高地进行的本已胜利在望的最后一次攻击又失败了！敌人不仅用火力重新控制了主峰下的第三道堑壕，还把火力覆盖区扩展到了第二道堑壕。高地的上半部再次回到他们手中！

在第一道堑壕西端，上官峰停住脚步，回头朝主峰望去。猛地，他明白他的排、他自己，连同他为最后一次攻击所积聚的最后一点生命的力量，都又被敌人击垮了！

十五

十点半钟左右，在634高地东北侧山脚下的卵石圈内，九连连长程明坐在地上，突然大声呜咽起来！

“我不干了！……呜呜……我有罪！我把这个连带垮了！……让军事法庭审判我好了！呜呜……”他一边哭，一边歇斯底里地喊道。

整个632高地地区的枪声都稀落了。这就是说，别的连队都完成了任务，唯独九连没有，连队却被他打光了！

这不是一般的失败，而是一场惨败！

“303！303！我是304！你们那儿情况如何，请回答！请回答！……”身边那部步谈机里，突然响起了营长肖斌的呼叫。

程明的手下意识地去拾地下的送受话器，又缩回去了。不，他不能去捡这只送受话器，不能同营长恢复通话！他还有什么脸跟营长和副团长通话！

程明不愿捡起那只送受话器，梁鹏飞当然也不会捡它！

33

连 载

再下面一级是副总裁，职责是项目的执行。他们迈上董事这个台阶，同样需要至少两年。副总裁们大多30岁左右，收入不菲，却似乎永远没有时间、也没有闲心去消费。他们常常计划南非或者埃及之类的浪漫假期，临行前的一两天，却被告知某个项目要求他们必须留下。然后，他们只能忍受着未婚妻的大吵大闹，别无选择地取消行程。当然，所有因此而产生的费用都会由公司一分不少地承担。

经理一职多由知名商学院的MBA担任。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分析员不相上下，仅有的一线曙光就是在三年半或四年半后升任副总裁。

金字塔中，最任人宰割的就是我们这些分析员。Bullpen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因为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每天我们都至少有十几个小时在Bullpen里度过。

我在纽约那两年，M&A市场空前活跃。往往凌晨两点走进Bullpen，灯火依旧通明，电脑依旧运转，所有的分析员也依旧在埋头苦干。一份普通工作，上班时间可能只分为上午和下午，但在Bullpen，一个工作日却会分为上午、下午、晚上和深夜共四段。

我们每人每天有25美元的晚餐津贴。一年365天，大概有超过200顿晚餐都是在公司里叫外卖。Bullpen特色的晚餐通常是这样的：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浩浩荡荡聚在会议室里，长长的华丽的会议桌被当成了餐桌，大家捧着外卖食品狼吞虎咽，谈论着各自不同的项目，再顺带没好气地骂一骂那些不讨人喜欢的经理和副总裁。

Bullpen的空气中还常常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只要一听到“fuck”，“asshole”，“shit”和“dick”一类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词汇从愤怒的分析员嘴里脱口而出，就说明某些麻烦难缠的经理和副总裁又提出无理要求了。

因为严重缺乏睡眠，一旦走出Bullpen，参加与客户的会议反而变成最痛苦的煎熬。会议室里不流通的空气，客户和董事总经理的长篇大论，都像极了摇篮曲，催人昏昏欲睡。如何挣扎着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们各有各的绝招。有人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尖在手臂上自我折磨，还有的男生把手放在裤袋里，不停地去扯腿上的汗毛。

（十七）被“铁人”妈妈折磨

我在纽约M&A时，就有一位以超长Book而著称的“铁人”副总裁Vanessa。她创下的纪录是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连篇累牍长达117页的Book。

1997年秋天，我就曾经不幸地被“铁人”折磨了三天。

那时，一家石油钻井公司正在寻找行业内的并购机会，要求摩根斯坦利三天后给他们提出建议。碰巧我在M&A最好的朋友John刚刚走马上任Assignment Associate，苦于没能说服任何人为“铁人”干活，John便把我当做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为了朋友，我拿出两肋插刀的勇气，知难而上。三天后，我却是在John的搀扶和护送下，才平安地离开了公司。

那阵子，“铁人”已经有了身孕，“小铁人”4个月以后就要出生了，但“铁人”却丝毫不顾“小铁人”的安危，挺着已经有些明显的大肚子，在办公室里没日没夜地修改Book。一会儿要把图表里的红色改为蓝色，一会儿又要把竖向的图表改为横向……改动的逻辑是什么？我始终不得而知。

为了完成10家公司的估值，计算收购对盈利的影响，以及按照“铁人”的意见修改Book，70多个小时里，我在我的Bullpen、“铁人”的办公室、WP和Graphics四点之间跑来跑去，除了回家洗澡换衣服，我一共只在自己的座位上迷迷糊糊地休息了1个半小时。

第三天下午5点，早上才飞往芝加哥、此刻已经准备返回纽约的“铁人”从机场打来电话，与我确认她对这本Book的最后意见。谢天谢地，“铁人”的改动大多属于细枝末节。虽然记不清这是3天里的第十几遍修改了，但想象着自己即将脱离苦海，我还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连去WP和Graphics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许多。

然而，1个小时后，上一轮改动还没有完成，我居然又接到了“铁人”新的留言：“子墨，我现在是从飞机上打电话给你，晚上8点落地后我会直接回公司。我又看了一遍明天的Book，最后的附录部分‘摩根斯坦利的专业能力’还需要进一步修改。第68页应该改为新的65页，左侧的曲线图表改为立柱图，原来的64页删除，增加一个新的72页，标题是摩根斯坦利在全球并购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

14